

中國方志叢書·第一〇〇號

據

清章竟可修林咸吉等纂
清乾隆十六年刊本
影印

福建省

古田縣志

(全)

成文出版社印行



10097211

sk8567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十二月壹一版

古田縣志

全一冊

定價：新台幣二四〇元正

發行人：黃成助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電話：九二二〇一〇號

印刷者：正大印製廠

三重市長生街二號之一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一一四七號

版權所有

中國方志叢書導言

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

論我國史籍的源流，要以尚書和春秋最古。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有六經皆史的說法，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易經是卜筮的史，書經是記言的史，春秋是記事的史。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司樂的，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禮記是一代的律令，皆歸史官守藏。這樣看來，都是與史有緣的。參證後來把會典、通典、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也列入史籍，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否則，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無論如何，依今日圖書分類愈趨精密的眼光來看，尚書和春秋，總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

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班固父子作漢書，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辨。魏晉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詩賦雜說，論著更多，彙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為七略，到了晉時又有四部的劃分。把兵書、方技、術數併入子部，詩賦歸入集部，成為經、史、子、集四部。這種分類的意義，好像是說，經是民族的大本原，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子是個人發掘的理性，集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經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攝並存，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纏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拆不開。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分類仍然照舊，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史籍雖然很多，後人却終不能整編歸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試看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嘆道：「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無真史故也。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而徒措意於一二人之殊功美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吾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相同，而不知距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千年之前而少所變也。」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三中慨說：「今者國史之業，既無專司，而著作體裁亦宜畧變。必當參用通志之例，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乃事理之當然，亦時勢所必至，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近世以來，政治凌夷，雖屢變而不能中理合度協於人情，國事蹉跎，職是之由。」這樣看來，我國累存的史料確是不少，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

唐宋以來，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官修的演化爲編年體的皇家實錄、紀傳體的正史、有關禮法的會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紀傳體的正史、別史、編年體的通鑑、以事爲綱的紀事本末、屬於典志的通考、通典專史，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闡明義例，商榷利病，遺存傳世的有史通一書，獨具評論性。另一位是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曾爲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做過畢沅的幕僚，修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視方志，親歷其事，而又提出具體建議的第一人。這兩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學碩彥。

人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再也斬不斷過去、現在、未來的鎖鏈，這是歷史興趣的根源。有了空間觀念，又渴求地理的知識。生活演進，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線擴展到橫面的伸展。中國的土地大，人口多，山川氣候不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會全盤現象。地方志隨時代前進，倡於明代，盛於清代，現已成爲史籍中的要角了。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

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清代便昌盛起來。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輝，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定的水準。其實，在政府的通令鼓勵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兢兢業業，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資信實的，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據朱士嘉統計：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六五五種，康熙間完成一、二八六種，乾隆間又有一、〇二四種；直隸最多，有四〇三種，四川、江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九一二種，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爲五、八三二種，九三、二三七卷，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〇種，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這樣，總數就達到七、二六二種。比起正史來，卷帙浩繁，真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一遍的。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面還未開發的山林，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現在試依顧頡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積、分野；政治——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人物、藝文、金石、古蹟；便知方志內容廣泛，而且它的取材，來自檔案、函札、碑碣，是很可信實的。真正說「以校正史，則正史顯其粗疏」而已。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面也成爲史籍中的要角。

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出版方志考稿，賅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舊志沿革、卷數目次，並且辨體例，評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料，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此外，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目刊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也編有目錄。

二十三年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羅列了五千多種。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後又訪得上海涵芬樓直省志目，徐家匯天主堂藏書、金陵大學、南洋中學、中山大學諸書目，並知王綏珊藏有一千多種，又索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方志簡目、日本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館、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遂完成了蔚為大觀的綜錄。令人驚異的是國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

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料的體例形式，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循環律陷阱，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各方面活動史實，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禮以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一)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它的特殊面，能使它再現的，僅是倚靠我的經驗和直覺。(二)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為我能控制它的再現，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我們要儘量注意它的特殊面。(三)現代史學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藝術以至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四)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質，參用科學的方法，獲取藝術的成果。(五)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以解釋，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算不得是真正的歷史學者。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中國歷史在傳統的史籍以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還有一種家譜是氏族性的史料。這方志與家譜，足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時、地、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展開嶄新的歷史敘述。為了適應時代需要，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疇，暫定為鄉、縣、府、郡、行政區的地方史，及各種敘一物一事的專志等（如瀘水志、廬山志）。

明清以來，方志成為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未免過於誇張，所以研讀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而且要從多種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效果就高得多，現在把方志的功用，試述幾個實例如下：

- (1) 朱彝尊日下舊聞，陸心源宋史翼，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
- (2) 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溫考，據至順鎮江志而作。
- (3) 張亮丞菲律賓史上的李馬奔 (Linahong) 真人考，據閩粵方志而成。
- (4) 日人桑原隲藏作蒲壽庚事蹟，援引閩粵方志多種。
- (5) 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何炳棣中國人口論，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

(6) 專從物產而言：乾隆時豐潤縣志記載扇子本為朝鮮進貢大臣隨員售來民間，但品級低劣，不為一般人喜愛，豐潤人利用竹枝、風景、花鳥畫改良後，風行一時。這是涉及朝貢而又有興趣的史料。又如何炳棣曾利用方志研究中國的早熟稻種。

(7) 元李好文長安志圖，詳載如何利用水力。很多方志皆有河工、灌溉、築堤的經費、徵工等資料，可供稽考。

(8) 地方賦役的負擔，也可從方志比較輕重。

(9) 往日的水陸交通、驛站距離，也可查知考證。

(10) 鄉村市集、地方商業、對外貿易、典當、礦業，皆可在方志查考。蘇州府志有論孫春陽雜貨店的記述。高陽縣志論棉紡工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及各地市場情況，直敘到其後的衰落。這是工商榮衰遞變的史實。

(11) 章學誠永清縣志對縣衙組織和差役的待遇，也是今日不易找到的資料。

(12) 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學、義學、書院、學田、科舉應考生的旅費等，也可從方志查考。

(13) 風俗、節日、寺院、壇觀、碑碣、古墓，在方志中均有豐富的記載可資考證。

(14) 少數民族如苗、獠的風俗，方志記載也很可靠。

(15) 歷任地方官的姓名、科舉名錄，更是考證上的極好資料。

從這些功用看來，方志確也含有一部份地理資料。乾隆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史部十五個子目之一的地理目，便是這個原故。到此，我們也要敘一敘方志的起源。有人認為漢袁康的越絕書，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是方志鼻祖；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圖經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考據起來，由隋煬帝詔令天下各郡上呈當地風俗習慣及地圖，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報人口一次，宋代又令潤月的年份要編圖經上呈朝廷，皆是圖經進展的實跡。宋代的志書已增列人物藝文，但遺存的很少。元代創編一統志，明代修纂一統志，因而徵求各省志書，方志的型態漸成一格。清代方志大盛，民國繼續修纂，有些省區曾急迫的限令於六個月內完成，內容自然就不免浮濫的譏評，所以刊本雖多，選讀的時候還須思量一下。本社致力於影印中國文史社會科學名著有年，此次選印的方志叢書，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觀點，精選善本影印發行。更進一步，倘若國內外人士藏有孤本，本社願收入這部叢書，以貫徹素來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何光謨謹識於成文出版社

古田縣志序

距郡三百里而近有縣曰
古田溪谷深阻箐林奧密
巖陞襟帶瀛壖常號為劇邑
其地無珍材淫貨之產居
人大率僦力田種材秀

民通經術能文章者宋元
為最盛其風土醇漓雜糅
先是疆宇寬廣難理雍正
十二年前副府郝公玉麟
奏請割其境東北別為縣
於是畫圻視舊隘二百里

政化易浹故所患獷悍豪
猾逋租匿後之風氣稍衰
息矣歲在辛未今令天雄
辛君竟可為治期月余嘗
徵其志乘君曰無肩也前
明神廟時嘗一再脩迄今

百五十年世統一更舊籍
攷失無肩踵事編纂者乃
嘆向之吏部土者惟簿書
期會之為急而於此或有
所不暇卹也既而余有郡
乘之輯君出銳意以脩復

自任不一載書成來上且
請志之余為披閱一過州
次部居有條不紊

昭代典章文物犁然備具蓋一
邑之故可睹焉則又歎君
用力之勤為能興廢舉墜

而不徒汲汲於簿書期會
之間也余於是得以進君
矣夫為吏之道在周知其
境內山川土田風俗之美
惡鑒今古之得失而從事
焉興其利之既壞而葺其

弊之方張則必於志乘乎
徵之夫山川土田風俗之
美惡古今之得失利病此
非簿書期會之所能悉也
姦胥豪民所以熒惑震撼
其官長者不過在一時一

事之間若夫長吏綜練方
內之全勢其施多準之於
古而惟宜於今者為務雖
有姦胥勿之能術雖有豪
民勿之能奪矣而其故具
在乎方志之書此志乘所

以為至要而不可忘也昔
史稱傳琰為山陰著奇績
時謂其有理縣譜今是書
也其亦君之治譜歟而此
方之人考覽前哲之行事
知為善者之必有聞於後

雖掩閼於一時而決不終泯
沒於其觀感興起又可知
矣乃不辭而序其簡首云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知福州

府事前翰林院編修錢唐

徐景熹題



序

閩自周已入職方古田則處深
山邃谷中渾、穆、初不知有
周秦而漢何況六朝五代即有
馬班元陳歐陽氏稱良史才於
古邑山川人物莫白道其一二

迨唐開元八版圖涵濡漸清匪
朝伊夕矣春風所至鷹眼能慈
泮水好音鵲聲亦化况華陽國
志紀及蠶業魚鳧扶輿輪囷鬱
勃之氣無時無地不鍾毓涵宇
於其間何至茫無紀載乃歲闕

淵冥星韜辰晦千餘年中起踪
軼事散佚已多明萬厯間豫章
劉公刻意蒐羅始裒成邑志不
六年西吳王公即行續輯越二
十八年四明楊公復有識畧三
十四年中三開志句即有三長

何其密也自明迄今百五十年
缺然不講抑何疎耶

國家累洽重熙聲教四訖邑人士
沐浴昇平逾百年矣風琴雅管
浹於荒陬禮樂文章光於四表
政教風謠浸之近古蒞斯土者

當盡終始結臆惜墨慙憂置之
弗論我亦前明末造文獻無徵
潛德鬱於滄桑幽光闕於兵燹
牽掣浮言拘攣成見因循荏苒
亦越於今究之光蕝英靈之氣
不終闕折山川發興有待而

闕竟可仰承

聖天子仁育義正之休諸

大憲教育甄陶之意訪求故老蒐
討舊聞溯厥源流古邑雖闕於
唐實盛於宋自李道愛侯崇尚
正學禁止巫鬼風俗人心翕然

遠得諸傳聞我

朝崇德表忠無微不照而古邑幽潛
獨未闡發蓋閩人不善為名古
邑尤甚祖父有善而不知知之
未必能傳也風氣適勁不以湮
沒而少挫甲寅之變士君子履

潔懷清不污偽命即世夫匹婦
亦明順逆知大義抗拒兇頑瀕
死不悔昔人稱玉田人士天真
未漓敦尚舊蹟其信然哉其信
然哉他如山川之險易上田之
肥瘠風俗節候之不齊已詳前

志而科名什一炳三隣三愈進
愈上惟前志所一俗悍民頑賦
逋訟健則未今邑之先幅員遼
闊控制為艱自古屏分邑之後
地邇勢親撫循較易前此之宿
霧沉煙幾冷皓自清風不留纖

翳矣今令通塞之運有天有人

夫豈偶然哉

乾隆十六年辛未嘉平之吉

古田縣知縣天雄辛竟可書



序

邑之有志也上而星野下而地輿山川疆域之廣狹風俗土宜之淳薄聲名文物政教風謠胥於是乎紀自邑而郡而省而一統志馴致以登國史所係豈鮮淺哉古邑自唐開元

迄明萬歷千餘年始裒成邑志越今又百五十年矣鼎革之際忠義貞烈明皎日而凜秋霜以及戊子甲寅之變鬚眉抗倭命而視死如飴巾幗冒矢鋒而罵賊不屈正氣鬱勃不可消磨而時移世遠積久漸

湮及今不修更歷年所苦踣高
踪幾無有人能道之者歷來令
長有志未逮天雄 辛侯成翁
素承

太翁庚子孝廉國子監學正夏
傳公番心名教開揚幽隱之訓
蒞任數月後即念及此語廷選曰

邑乘久闕雖有司之責亦秉鐸
者之憂也余自忘謏陋將從事
是役其匡象不逮於是廷選侯
侯博訪有徽于羣儒旁鈞時
士之家乘揖諸君子之共事者
而與之言須彼此相商同心協力
各肩厥任惟公惟平毋偏執已見

毋曲徇人情毋震諱而失實毋
奮而怠終諸君子諾之轉念經費
無資復謀諸邑人士之好義者邑
人士涵濡

聖朝德化已逾百宰任宦科名文章
政績逮軼前代兼以素尚古風
樂襄盛舉況仰 侯之正身表

率咸和士民上不違下而下何忍
違上是以人心競勸遐邇景懷
錢 侯因得以撰黃卓魯之長
村運班馬歐陽之鉅筆經術飭
吏治而官師食俸秩祀兵戎洞
如觀火碩士之高文典冊炳於日星
幽閭之苦節貞心先於泉壤一技

一藝藉是以成名琳宇梵宮六由
斯而不朽方言里滂上徹輶軒
冷韻幽香永光彤管戶口蕃滋
物產豐阜溝洫陂塘之疏濬壇
壝祠宇之盛衰千緒萬絲有條不
紊將見城濠亭障於焉改顏學
校官牆因之起色矣廷選鳴鐸

古田縣志

卷之一

五

茲邑獲近玉光通觀志成余之
幸也侯之功也亦諸君子之力
邑人士之好義也云爾

乾隆拾陸年重光協洽

古田學教諭舉人溫廷選

拜書



縣志舊序

古田縣知縣豫章劉口賜

明萬曆十八年

千金之了欲大其闕閱必繪祖德紀成業詳厥世系載之家乘雖一氏之相傳猶希不朽之盛事矧地畫郊圻職司民社黃墟蒼蓋互分國典王章是寄林林總總之命品彙名物之繁靡不依而若性籍令不準渾俯仰究極古今考因革之源驗興衰之故欲治有成績是舍步伐以提制勝之師廢鐘律而調節奏之理必不幾矣第縱觀今世惟通都大邑有志藁爾者

古田縣志卷之一 舊序

一

否惟人文聲教之赫奕有志聞習否否惟當闕歷之日久有志倏遷者否蓋主而翼之之力微可紀而傳之事寡也古田輿地縱橫五六百里其間生齒疆畝貢賦物產習俗典章不在它邑下西南之偏則全閩財賦之關舟車出入之所分設離司聯置二驛東北山徑錯通防禦尤難正嘉間特設郡司馬督捕之尤它邑所罕儼述稽往牒宋李道愛侯之爲令功軼漢循朱紫陽李延平之爲教道宗周魯迨我國初張志道以文章辟起聲重詞垣安南之使宸章寵錫寶翰

通寄即古明良魚水之歡曷以加焉近觀時政採金中使乘傳入閩古田遂爲事始雖鑿煉鮮利旋復告罷然封壤之故邱遺址先喆之微言芳規湛恩異數卓軌鴻猷徒付殘編斷簡之間流諸故老宿儒之頰曰賜傷之久矣揆厥所由則前令束縛於簿書困繫於綜覈時弗竟其功遇交睽所志人與地兩難之矣曰賜仰仗社稷之靈厚藉當路之昇展布微力得彌五載卽事邇所從來藉時參其推解或采從逸篇或聞自誦說或見於推行積久成帙乃與二三文學刪

古田縣志

卷之一 舊序

二

厥繁蕪正其誤謬列爲十二志每志繫之條目以鑿混沌之窳以盡綱紀之詳以該幽明述作之文以搜洪纖高下之賸錢穀兵刑靡細不錄備參考也功宜敘簡端復懷然懼謂權衡千古必鑒擅於人倫剖決信疑須明炳乎物表苟非若人貽議作者第聞車制室中轍令天下軌之同也抱真守璞金石爲泐志之孚也信以傳信疑則闕疑出之實也執斯三者庶無負於志矣知我罪我豈所敢知

重修舊序

古田縣知縣西吳王繼祀

明萬曆三十四年

蓋聞埧麓迭響而六律諧三黃流施而五采賁儼有唱而無和有純色而無錯采則陽春爲絕響而巧繪安所施工况纂修關一方文獻而輿志垂千載實錄敷陳治紀采述民風晰利弊於毫芒昭鑒戒於永懷徵往察來惟方冊是賴藉令典籍草莽有識者且求之野幸前既有作後可無繼玉田舊未有志有志自

前任葵寅劉君始劉君以長才泄治政成之暇探討

古田縣志

卷之一 舊序

三

典實著爲成書亦周且備矣繼祀猥以駑質踵步後塵無能揮霍博奇惟持一念不欺與民終始常覽茲志考其賦法比其行事酌而施之庶幾吏習民安幸歷五載無失近藉當道得給由入報聖天子不以繼祀不肖寬其罰賜之勅命榮及尊人聖恩厚矣至矣顧念時僅五載其間瑕釁漸啓奸宄易乘錢穀之出入稍增建豎之工費亦夥頃當大造則戶口田畝視昔有加間省人文則文章節孝復有採錄以至鹽鐵之禁災祥之書皆所宜參補者而三載課績之期復

至不及今修葺後且湮沒是懼至令人按行事而嘆掛漏責將誰諉是用兢兢請之上臺謀之學博兼集諸文學按其條目悉加彙附詎曰好事妄加刪削而務煩節惟以素所建布綴諸簡編與前刻相踵成書竊附于瑣麓之協應而元黃之竝施爾終虞瓦缶土緒無當于大方爲世所嗤敢必垂遠哉若文追作者政美而傳雖屬一邑可質今古世世賡續而振收之共成不朽盛事尤以俟後之君子

古田縣志

卷之一 舊序

四

識畧舊序

邑令四明楊德周 明崇禎六年

邑舊無志志有南昌劉公始而廬安王公續修焉遂爲金井玉田完一大缺陷事當時珥筆諸公不無遺漏未澤大雅亦緣闢疆稍晚掌故漫漶艱於無米作炊所謂雖太史公在不能載成史記也大官之饌品味廣而無當郇廚然併此品味無之曷備大官哉孟堅嗣子長而起多所輸攻要其此鈍彼利未必漢書便以後出踞勝地論者不推有志之功而許作志之

古田縣志

卷之一 舊序

五

短不知前志待後志而補其闕祇以後志駕前志而增其價此文人未盡銷除之習氣從來具大眼孔負大手筆者識曠體客定無巧於揶揄而拙于表章也不佞周待罪邑中兩載餘事劇吏冗何暇理筆研事惟是輜軒負弩臺司樞衣居諸半在水濱舟次則以餘晷供纂述之役諸凡肉譜舌學無不畢收綴輯經時漸入機筌爲邑中志乘效菅蒯絲麻之用庶幾夢寐先輩以泚墨代把臂快有揚摧後視今猶今視昔敢自謂有功此土遽出劉王兩公上或蓋聞神廟時

陳文憲公疏修正史詔求遺書其時書大出而山陰有王貢士應遴者兩疏修誌上獨下所司待詔闕下于一統志之外倍增幾半會以實錄故察議余旣陟于所遇不能窺金匱石室之藏于芭蕉園少供討論又以生後其時不曾從國門見當日所集諸書旁搜劉覽而近洩諸邑僅從少司空何公閣書睹八郡之盛又從曹能始先生名勝志睹域中山川人物之全其見聞所及惟武功隨州沔陽吾寧舊志及近日楚志承天志差半體裁其他郡邑乘求可採者十無一

卷之一 舊序

六

二釋官小乘求如先賢志者舊傳可法可誦者又千百無一二也今茲之輯攷索憲章眉列掌示余惟是美人倫厚風俗兵刑財賦之綱繆忠義貞嫺之揚挖爲大綱領而其緒以文詞歌咏錄飾以經以緯微意別裁觀者當得之意言之表庶幾不賢識小聊佐識大之遺邑雖小亦有小帳簿焉令雖微亦司帳簿人也司帳簿而不諳于舊帳簿情甚旣得舊帳簿而不加料理重製一新帳簿情尤甚獨是筆陳殫落著作黼黻上不能爲扶輿光映發次不能爲人物綜靈奇